

当代 西方哲学 评介

岳长龄
丁冬红



求 实 出 版 社

当代西方哲学评介

岳长龄 丁冬红

求实出版社

当代西方哲学评介

岳长龄 丁冬红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6.25印张 162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033-063-5/B·9

定价：1.90元

85110

前 言

奉献给大家的这本小册子，是我们近年来在给中央党校学员开设“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介”课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教学中我们深深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广阔背景中，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关心国外的思想理论和社会思潮的动向。因此，怎样使广大干部在较短的时间里能够迈进这个陌生的领域，观其大略，撮其要旨，把握它的基本脉络，作出中肯的分析，就成为我们这本小书的努力方向。

书中所选十个流派都是在本世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反映了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和趋向，对当代思想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除此而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流派（如现象学、结构主义）没有选入，只好留待今后再作补充。

当代西方哲学多是语言晦涩，深奥难解。因此，作出准确、通俗的评介，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又是一个难以胜任的任务。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尽力而为了。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并吸收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评述中有许多是我们尚不成熟的心得和看法，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恳切欢迎批评指教。本书曾得到一些专家和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助，并得到求实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作 者

一九八七年七月

序·现代西方哲学概观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分化与聚合

现代西方哲学，泛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和哲学流派。

在西方哲学史上，十九世纪中期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向，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资产阶级的没落，以往资产阶级哲学追求理性和进步的传统受到了怀疑和否定。集德国古典哲学和辩证法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逝世后很快被资产阶级所抛弃。十七、十八世纪英、法唯物主义以及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的费尔巴哈哲学也受到冷落和蔑视。当时，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纷纷提出要根本改变哲学研究的方向。还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哲学应由对外部自然界的研究转向对人本身的内心结构的研究，由倡导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的可靠性转向肯定人的内在心理体验和神秘主义的直觉。另有一些哲学家虽然主张哲学要研究自然界，但反对探索事物的基础、本质，而只是描述和整理感性事实，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由此产生了所谓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反理性的人本主义两种哲学思潮。

一百多年来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历史演变相当复杂，派别林立，变化多端。但大体上是沿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从分化到聚合的方向演变的。

西方哲学在转向现代时出现分化，不是偶然的。它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特征的哲学表现。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成就应当说是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事业的成功。它造就了空前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和灿烂的物质文明。所以西方有人把这个时代的文明叫做科技文明，是不无道理的。正是对于科学和科技事业成功的不同理解，构成了现代西方世界中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背景。然而，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基本的矛盾，即人对自然的控制程度越高，反而越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物质财富的积累却导致人的精神的空虚；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社会道德水准却江河日下。一方面是科学、死板的理性化及其技术体现，强迫人按照一定方式行动的无个性力量的总和，另一方面是活的、具体的个人及其独有的内心世界、道德理想等等。这种情况给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带来了一个重要特点，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离。这种文化的矛盾在社会学、道德、艺术、宗教中都有表现，但最尖锐最集中的表现是在哲学中，即在理论上反映为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与对立。它决定了两种哲学研究方向的出现（这种分离与对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已有表现，现代哲学则各把持其一隅而偏向发展，现代哲学中提出的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就是一大表现。）因此，这两股思潮的分野不仅是指研究领域的不同（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人的问题），如果那样，就只是一个哲学的不同部门或分支的问题。而更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化的不同态度或倾向的表现。

科学主义思潮标榜自己尊崇科学和理性，主张按照“实证科学”或“精确科学”的模式来建立哲学。对科学本身作认识论的反思，认为知识即科学，真理性的认识只有在科学中才能找到。它把认识论变成了对科学方法的解释，认为知识的意义，科学之所

以为科学，全都可以由对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和发展过程的方法的分析来解释。这种思潮否认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否认用科学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科学主义思潮固然以自然科学为研究主题的，但它是否不谈人的问题呢？不是的。科学主义思潮企图将科学与人统一起来，要求按照科学的精神来解释人以及有关人的问题，企图用某种自然科学（例如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理论来对之作出说明。科学主义思潮各派哲学也谈论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有的把这些问题当作科学范围以外的问题；有的则把这些问题当作从属于自然科学的问题，认为人的价值和尊严，个性和自由等都应服从科学技术的制约。人无非是技术和机器文明的材料，不是科学技术服从于人的目的，而是人服从科学技术的要求。与此相关，他们认为，为了解决有关人的社会政治问题，不能象人本主义思潮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撇开现代技术的影响，回到原始的、本真的人，而是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去改造人，进而改造社会，以此解决有关人的问题。

科学主义运动是在近代科学相对成熟，现代科学尚在孕育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它始于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后来又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变换形态，马赫主义是实证主义的第二代。本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以全新的形态，发展得最成熟、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一种科学主义流派。在它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等流派。从发展方向和趋势来看，它们开始是与数理逻辑相结合，静态地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结构与逻辑方法；尔后逐渐发展为与科学史相结合，动态地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或发展模式。即从早期的逻辑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阶段，发展到今天的历史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论等等）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同科学主义思潮相比，是把人的

问题当作哲学的核心问题，一般都重视本体论的研究。但它反对传统哲学中的认识对象本体论，而以认识主体为本体，也就是以人为本体，认为人应该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哲学应该研究人的本质、自由、价值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问题。它强调主体的创造作用，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人的生命、意志派生的，或者认为事物的本质和意义是人赋予的。

人本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现代的人本主义区别于古典人本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反理性主义的。古典人本主义从文艺复兴开始到费尔巴哈终结，总的倾向是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以及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相一致的。他们肯定人天生就具有认识世界的理性能力，把理性王国当作理想王国，相信它能保证一切人的自由。然而，这个理性王国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王国。它往往掩盖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必然造成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受到蔑视，人的自由和幸福失去保障的现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这些固有矛盾明显暴露，引起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危机。丰富的物质财富反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不仅没有保障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发展，反而使人受物的支配。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空前的浩劫，生灵涂炭，哀鸿遍地。自由、平等、博爱的背后是欺诈、敌视、卑鄙齷齪和道德伦丧。现实不是理性王国，而是人间地狱，充斥着非理性的行为。这种情况使现代人产生了最大的一个体验——“意义失落的感受”。现实迫使哲学家思考人是什么？人的价值何在？人据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什么？人与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问题。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大都接受了以往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抽象人性论的立场，但又竭力排斥以往哲学对人所作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解释。他们认为科学方法不能揭示真正的实在，只有用直觉的方法才能把握人和事实的真谛，因而转向各种不可名状的情感意志和心理本能活动。他们认为孤立个人存在的本质就是这种东西，把自由归结

为孤立个人的自由意志，它超乎人的现实生活条件之外，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也不遵循任何逻辑和理性的规律，而是一种纯粹的自发性、主观性。这种思潮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一种揭露和抗争。但它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异化现象的根源，而是把社会、自然和科学技术本身当作这种根源。因此，它企图摆脱自己所处的客观的、物质的生活条件的限制，去寻求个人内心精神生活的自由。当然这样的自由之路是注定要碰壁的，因此这一思潮的各派哲学大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悲观主义色彩。

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由德国唯意志主义者叔本华和丹麦神秘主义者基尔克戈尔等人开创的。他们最早公开举起反理性主义的旗帜，要求哲学摆脱外在的虚幻世界而回到内心世界，提出维护个人的价值和使命等口号，以此来改变欧洲哲学思想发展的方向。这股思潮按照历史的顺序，中间经过了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等流派。到了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形成，它最突出地论述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地位、生活和遭遇、自由和命运等等问题，从而成为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流派。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和科学主义、人本主义这两大思潮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属于这两大思潮的还有：以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以及各种各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天主教和基督教一直在欧美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哲学原是反人本主义、反对科学的。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冲击下，为了更好地为宗教辩护，它们改变手法。一是调和宗教与科学，通过歪曲现代科学成果来论证宗教教义。二是调和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从坚持人是上帝创造的这一点出发，把人本主义归为神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大大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西方社会中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不断恶化，憎恨资本主义，憧憬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靠

拢。于是在西方世界中出现了各种各样企图“调和”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并掀起了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在哲学的主题、方法、风格、语言各个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们之间长期处于一种对立的格局。然而，它们本质上又是同属于一种文化和一种哲学传统，所以这种对立又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始终保留着互相制约和互相补充的关系。如逻辑实证主义所忽视的价值问题恰恰由存在主义来补充。在五十年代末以前，人们更多注意和强调两者的对立。西德哲学家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曾谈到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之间甚至连“意向的关联”都没有，可见鸿沟之深。但在该书第二卷中他便指出：在这些极不相同的流派中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卓有成效的接近过程。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特别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发展，分子生物学的形成和发展，加深了对世界的宏观和微观的认识。生产自动化程度和生产率大大提高。其次，社会出现了动荡中的相对稳定局面，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化，基本矛盾虽未改变，但形式改变了，各种保守主义抬头。社会的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在哲学上，这就是两大思潮之间的接近、聚合、交融，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现了整体化的趋势。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五十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流派都带有兼容性的特征：逻辑实用主义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表明解释学渗入科学哲学的研究，标志着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的结合。哲学生人本学，企图把舍勒(m·Scheler)关于人的反理性主义观点和当代具体科学对人的研究融合起来。结构主义是用结构方法论联系起来的广泛的思潮，涉及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文学、法律各个领域，也具有兼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特点。兼容性最强的要属

解释学。现代解释学已经突破了仅仅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限制，成为一种与一切语言理解形式有关的一般性理论。它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为根据，是在各种哲学观点互相渗透中发展起来的。它和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派、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和结构主义都有对话和相互影响关系。这种交叉的中心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是解释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中介。现在，解释学已经和文学理论、信息理论、科学哲学等学科建立起了对话关系。

为了说明兼容性的特征，我们看解释学和科学哲学是怎样对话和相互渗透的。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实际上是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和解释。解释学强调历史和非分析的理解，强调理解的语言性，这和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都分别有某些共同之处。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属于实践哲学传统。而库恩关于理论选择和范式转换的合理性概念恰恰是伽达默尔所要揭示的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库恩曾试图说明不同理论间的选择和范式转换是一种理性活动，但不是那种以演绎证明或证实、证伪为特征的理性活动。这种理性更具实践性。现在有人把它称之为理论选择的实践理性。它的特征是：（1）选择和评价是信仰的转变而不是逻辑的算法；（2）选择是由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3）选择的标准是作为价值而不是规则而起作用的。库恩说他不是主张非理性，而是认为许多传统和标准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观点，是不适合的和需要修正的。科学是如何起作用的，在什么意义上它是理性的，他认为这是解释学的任务，即以实践的观点来解释、澄清科学研究中的合理性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本身，也是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企图把资产阶级各派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重新解释和修正马克思主义。

其次，现代西方哲学各派聚合的趋势还可以从它们共同关心

的哲学领域和哲学问题上看出来。这在后面还要谈到。

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聚合现象并不是说产生了一种整体的综合，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体化的一面日益显露。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既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区别于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分别从表现形式和理论实质两个方面来说明。

1. 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形式的多样化

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显得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派别林立，与其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层次的增多有密切关系。应该说，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在总体上失去了统一的战略规模和战略方向，但其研究的对象、方法却大大扩展和丰富了。传统的哲学领域，如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仍是核心领域。但它们又是在新开拓的领域中和问题中，以新的方法被继续讨论着。这就使它们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同时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哲学分支或部门，这些分支又相互交叉。比较突出的有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行动哲学。

科学哲学，是科学主义思潮的主要领地，也是其他哲学思潮十分关注的课题。科学哲学注重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对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和发展规律都做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大的进展。它从逻辑主义的静态研究到历史主义的动态研究，围绕科学合理性这个核心问题正在继续探索和发展。

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作为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注重哲学心理学的研究，研究关于人类精神过程的语言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说明这种过程；如何理解这些过程与人体，特别是大脑的关系等问题，其核心是身一心关系、自由和决定论的问题。

五十年代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领域。

语言哲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对语言的重视。语言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各派哲学的基本“硬核”。许多哲学家把语言问题看作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前提条件，认为关于符号的理论能够而且必须优先于关于事物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哲学演变的一个重要现象，西方哲学家把它叫做“语言学的转向”。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本世纪语言已经成为语言学、心理学、逻辑、社会学、信息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主题。帕斯默尔说：“语言在战后的一般文化中成为一个关键的概念，就象十八世纪的‘原子’概念，十九世纪的‘发展’概念一样。”^①正是因为语言已经成为众多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以对语言作专门哲学研究的需要便产生了。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密切相关，但又超出语言学的范围。它要探讨语言和外部世界或实在的关系；语言与意识的关系；语言的交往与其他社会交往现象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不同的哲学流派所采取的立场和方法是各异的。

分析哲学就是一种把广义的语言分析(包括逻辑分析、概念分析和操作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的思潮。其主要任务是对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进行分析，认为一切重要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哲学不是理论体系，而是语言分析活动。

现象学的方法是把语言纳入范围更广大的实在或活动中去，研究语言之所以可能的非语言条件问题。

结构主义和解释学都把语言抬高到本体的地位，企图以语言的名义来规定实在本身，把语言视为存在和人的存在的表现。

行动哲学。二十世纪是语言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但语言真是人类的根本吗？语言是否能最终解决哲学问题或者永远成为哲学的中心？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最近几十年的变化说明西方各派哲学都在走向研究社会生活，重视“实践”的问题。因此又有

^① 帕斯默尔：《当今的哲学家》，1985年英文版，第76页。

所谓“行动哲学”的兴起。广义的行动哲学就是实践哲学，这是自古有之的，黑格尔达到其发展的顶峰。黑格尔以后的哲学都力图在实践问题上超越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实践问题为枢纽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第一次为实践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的哲学运动也都在实践问题上大作文章（当然他们对实践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不同，有时把实践与动物的行为相提并论，有时把实践当作人的心理意识活动或语言活动，更主要的是仍把实践理解为道德实践，几乎都无视物质生产实践的问题。）实践或行动这个领域成为各派哲学表现分歧或聚合的共同课题。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分析哲学（后期）这几大哲学思潮，都反对笛卡尔主义的框架（即心物二元论和静观认识论），反对把人只看作认知者和把认识看作是旁观的、静观的、被动的。它们都把人看作是在各种实践形式中行动的人，从这种新的人的概念出发来克服主客观的对立。实用主义早就有“行动哲学”的别称。存在主义，按照萨特的说法，也是一种“行动哲学”。现代解释学，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是属于实践哲学的传统。利科以解释学的方法，把行动作为“本文”来对待，指出关于行动的理论必须发展成为一般的实践哲学。哈贝马斯也很重视行动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区分：一方面是劳动或有目的合理行动，另一方面是交往行动。他把行动理论的研究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这些人本主义思潮流派的行动哲学主要讨论人为了使选择和责任成为可能，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自由。狭义的行动哲学，是指六十年代开始从分析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把心灵哲学和伦理学以及其他哲学领域的问题联系起来。行动的概念已经成为后维特根斯坦研究的焦点，成为日常语言哲学的核心课题。它的主要任务是以语言分析的方法澄清关于行动的概念。

近一、二十年以来，西方哲学又发生了“应用的转向”，产生了许多“应用哲学”的分支，如“教育哲学”、“法律哲学”、“妇女

哲学”乃至“医学哲学”等等。充分表现出哲学领域的扩大和形式的多样化。

2. 若干共同的理论特征

尽管现代西方各派哲学扩大了哲学研究的领域，采取了新的形式或方法进行了各种新的探索，但从哲学的基本路线来说又有一些共同的理论特征。

(1) 回答世界本原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大都抛弃了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继承了其唯心主义的方面。但只有少数人公开承认是唯心主义者。他们采取的是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科学规定的方式。大体有三种形式：

第一是取消。科学主义的各派哲学大都声称：要取消哲学本体论，打着“反形而上学”的旗帜，标榜自己是超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外的中间路线。理由或者是人的认识能力回答不了世界的本原问题，或者用感觉的“中立要素”和语言、逻辑的“中立要素”来取代这个问题。

第二是另立。人本主义的各派哲学，虽然一般都重视本体论的研究，但他们也反对旧“形而上学”，另立新的“本体论”，即以人为本体，以人为中心，研究人的本质、自由、价值、目的等等。他们实质上是把个人的存在，即把“意志”、“生命”、“人格”、“纯粹意识”等等说成是万物的基础，并未脱离唯心主义的轨道。

第三是歪曲。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指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论断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只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史。他们宣称主体——客体同一的“实践”才是世界的本原。

但不能否认，个别哲学家思想中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有的甚至转向唯物主义，如美国的科学实在论代表人物塞拉斯等人。

(2) 在认识论上，大都把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消极性、直观性与反映论的根本原则等同起来，以批判前者的缺陷来否定后者。科学主义思潮各派都继承了休谟、康德的现象主义和不可知论路线，根本否定人们能达到具有客观实在意义的认识。他们认为一切科学概念和理论无非是方便的假设、人为的工具，并非客观真理。人本主义各派哲学同样认为人们依靠理智的认识形式和方法只能达到现象，不能达到实在，并把这当作贬低理性和科学的根据。但他们要求通过神秘的直觉，达到具有实在意义甚至绝对意义的认识。各派哲学虽然大都强调实践的作用，但都对实践作唯心主义的解释，无视物质生产实践的作用。

(3) 突出方法论的研究。突出方法论的研究或者由方法论走向本体论，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特征。

在科学主义思潮中，逻辑实证主义运用数理逻辑作工具，对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概念作静态的句法和语义分析，以探寻科学体系内部的结构，探寻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批判理性主义提出证伪的划界标准，主张科学是猜测与反驳方法的交替循环。历史主义学派则强调根据科学史对科学进行动态分析，并融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以发现科学发展的模式。结构主义则强调自己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而不是一种世界观。

人本主义反对分析的或逻辑的方法，提出心理体验和直觉的方法，并把这些方法抬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如存在主义就认为，理解和筹划的方法就是存在的方式。解释学则强调解释的方法不是认识的方法，而是存在和创造的方法。它们用现象与本质直接统一，理解、创造和存在直接统一等观点，来反对黑格尔哲学中关于分析与抽象，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观点。

现代西方哲学对方法论的重视，无疑反映和适应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的需要。科学主义对于方法论的研究，其中有不少有益的探索，有独到的见解和合理因素，但都具有很大的片面

性。主要缺陷是把本体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把方法论当作孤立自存的东西。至于人本主义的方法论，虽然有时揭露出科学主义方法的片面性，但又不能从根本上找到克服这种片面性的方法，更找不到把握社会历史真谛的方法。

(4) 以唯心史观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强烈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人本主义各派哲学更是如此。现象学家胡塞尔声称：哲学不是一件私事，它必须把目标瞄准社会，不仅为科学提供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且还要为重建人性准备基本根据。许多哲学家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剖析，揭露了它的一些弊端，而且还提出了“改革”社会的方案。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认为，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仅控制了自然界，而且也损害了人的存在，压制了人的欲望本能；产业工人已退化和融合到资本主义一边，只有依靠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采用“揭露的办法”，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现代西方哲学家们虽然对资本主义作了种种批判和揭露，其中也有某些合理因素，但是他们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见解几乎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或者仅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某些社会问题的外部原因，没有找到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把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根源归之于人的本性和科技的本性；或者片面夸大个人的情感意志，把它当成神秘的、支配一切的东西；或者夸大自然科学的社会作用，鼓吹科学决定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宣扬科技至上论或者科技悲观论。还有个别的哲学家公开作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反对历史决定论，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公开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5) 不同程度地反对唯物辩证法。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抛弃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资产阶级哲学所具有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站到了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一方，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十九世纪下半期，他们主要是通过反对黑格尔来反对辩证法。从十九世纪末起，他们又往往重新抬出黑格尔，通过歪曲